

江頭百詠

書軒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26



文庫11  
A1226

靜軒居士著

# 江頭百詠

克己齋藏板

不許賣買

48 10769

## 江頭百詠序

靜軒居士携江頭百詠來示使序予  
曰子復欲騙眾瞽博金乎屬目一過  
舉頭曰和尚非復昔日小僧也使予  
居此無論於不能作百首雖小詩亦  
必不能為矣今子數旬成之人才軒  
輒固有天稟子昔日戲著人猶爭求  
之况此詩論意奇拔語氣峻爽間又

有警世諷人者，刺之贈友，非啻無不可也。人復必爭買之，則數百之金，立可致也。果然先生能以其半分我否？居士笑而不答，乃錄其語，并許數首而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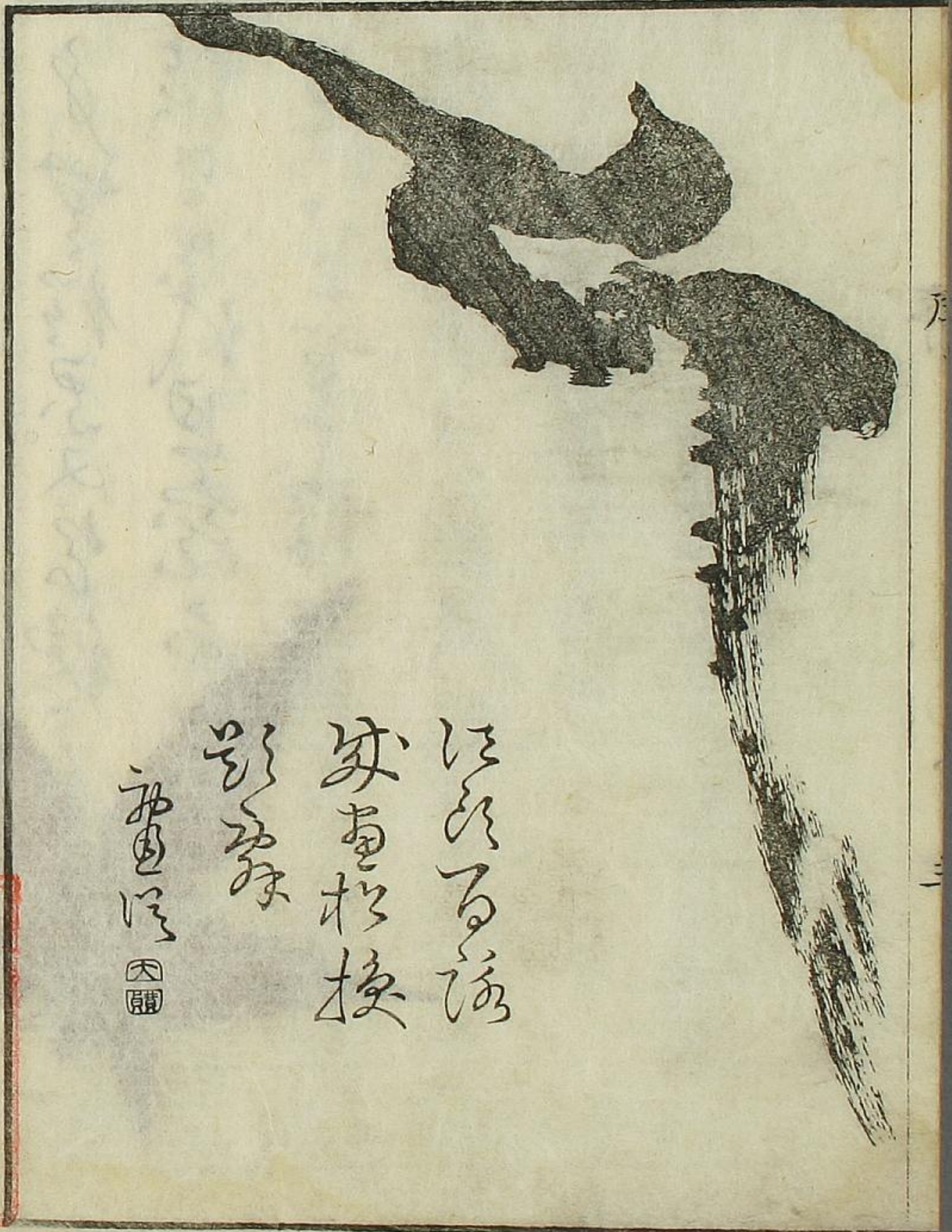
志摩 清渚老人小濱大海識

竹邨遠藤信書



余五言來局，似轉讀，一筆皆化。七福在，有詩云：三月不與買山費，仍向蒼崖看。知惟海水平，從細深。有詩云：逐鷗心未移。把酒化。空階曉色。綠竹於簷。空山晴。力。於。半。清。時。文。易。賣。由。妙。學。吸。粥。不。啼。一。知。之。依。世。物。固。之。視。居。生。屋。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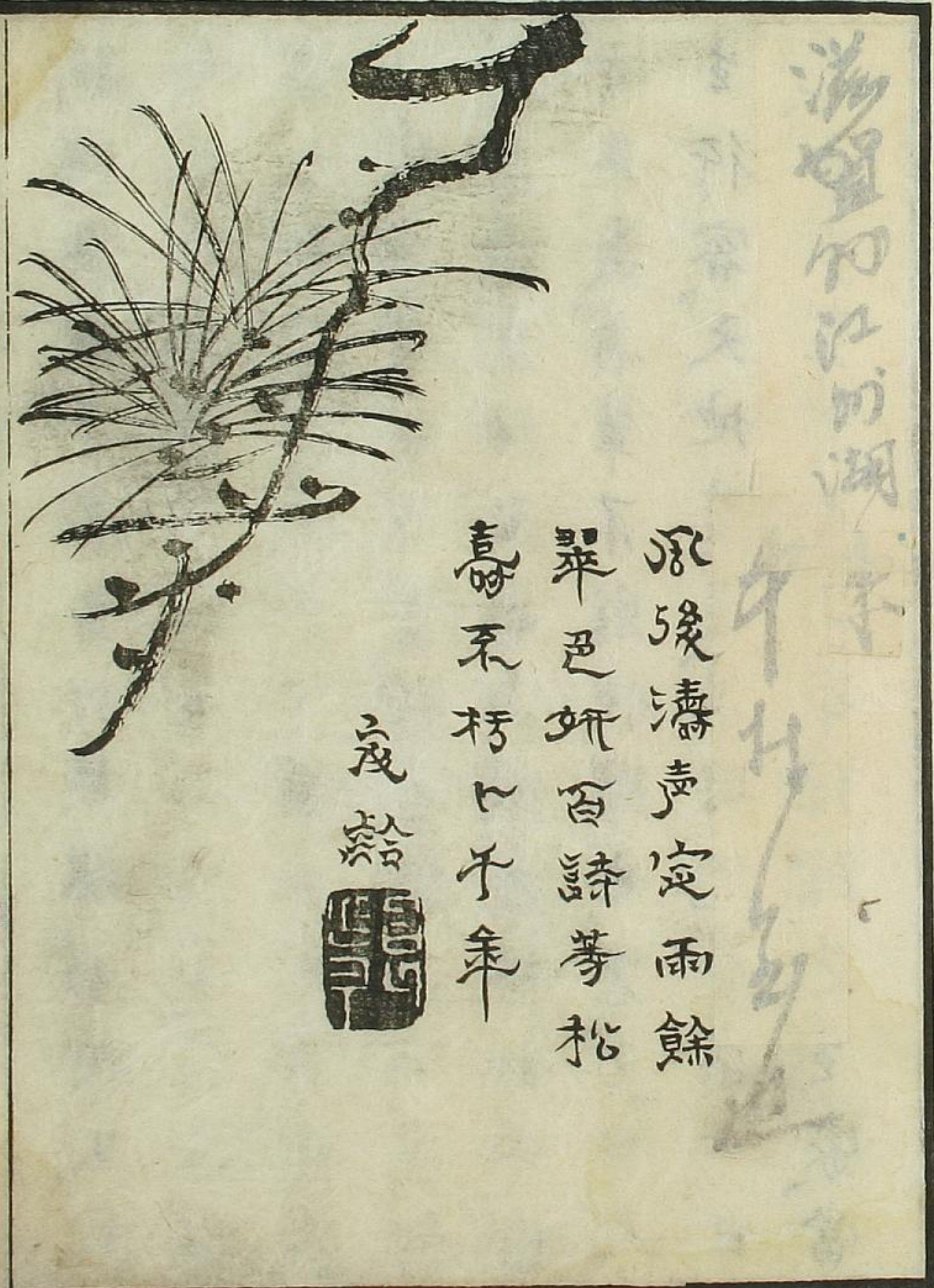




江月百餘  
成畫松換  
影為

郭道行 印

御田泉文庫



承後濤聲定雨餘  
翠色妍百詩等松  
嘉禾朽下年

成給 印

浙望知江河湖

畫


日

斯編稿成、予適自北越歸、而秩父松  
本文齋、越後小松春山、亦至、乃相俱  
舉盃、祝先生曰、先生遇事之後、困踣  
屯蹇、極嘗酸苦、意謂當憔悴不支、何  
料眉宇更伸、胸界益濶、康健如故、吟  
咏卒歲、吾輩不勝欣躍也、先生曰、人  
生行客、天地蘧廬、第與兄等樂一日  
已、予少年寄食山本綠陰先生家、當

時文酒之會、從齋藤陶、舉小濱清澆  
芳川波、山石井繩齋、中村樞、園詒先  
每受其誨、回想當時、恍如夢、詎先既  
已次逝、瞿鑠者、獨清渚翁已、今所得  
詩、欲乞五老呵咎、其可得哉、請兄等  
代之批評、使諸靈一笑、于白玉榻中、  
嗚呼、予與清翁、會緒先者、當不在遠  
也、偶催命鬼戒行、予得携古為土儀

質之諸先不亦妙乎先等曰唯之乃  
敢涉之云

上州 錦村慶士青木先識

無逸書 

福家縣第... 曰代...

彫梅不似之... 他家... 主... 影休... 義

我年視江上，了生涯。

素衣夜成喜日

大田之安題



鯤齋老人

茶窓展卷遣閑愁，只覺水烟侵案頭。身  
正老時詩亦老，自由筆不讓江流。

友山

承得江頭吟百篇，穗燈讀到五更天。鄰  
雞報曉眠初熟，夢繞蘆花淺水邊。

交陵

柳岸蘆洲活筆中，波光照几艇西東。依



稀憶起墨陀水、扁舟唵月沂清風、

水齋

願身死在菽薑洲、輕艇凌波沈復浮、豈  
止自由流水比、真成筆力陸推舟、

繡邨

高致同光江上月、清才如水岸頭風、對  
篇即覺胸襟爽、把此煩塵一洗空、

三五道人

呵成一氣壯流開、苦思不須費剪裁、想  
得樓頭拈筆日、魚龍捧水瀉研來、

敬所

傳播人爭紙、持貴墨陀風、月入毫竒、請  
君試向江頭聽、必有遊舫唱妙詞、

秋泉室田煖書





錦村  
經學精確詩文  
雅健江都  
人獨志尚  
除先猶支  
寡為猶支  
優游卒歲  
福非吾輩  
也所得

江頭百詠

静軒居士著

伊勢 村田和子節

駿河 武衛恒士產

全校

逝者如斯夫孔子嘆不置上善如水也老子亦示  
 意聖賢所以喻我惡會其義吟詠以寄耳把玩慰  
 此思江天真畫圖漁艇自雅致淡濃雨與晴早晚  
 趣殊異月波金錯落秋天景可記花岸雲氤氳春  
 風酒堪醉竹肉誰遊舫靚裝三復四想得百東坡

陸氏笑欲墮我長謝紛華志尚似可遂鬻文文飢  
寒樗散天不棄孰知昭代民暗飽斯恩賜

百東坡原一東坡一事可貫百事矣否則器而  
已一靜軒亦百靜軒而不能成一事於老大謂  
之器猶未矣乃為詩不能得一佳句敢刺百  
首之詠雖非陸氏亦必笑墮

隨緣又移宅愛景倚江樓陰雨意中水晴風愁外  
山浮雲觀變化老骨笑踈頑奚復追名利釣舟與  
我閑

朝雨慘寒日夕陽美麗時但吟坡老句流水有令

文齋  
易曰仁者見之  
謂之仁知者見  
謂之知然則道  
亦隱約而理存  
乎其中画簾遮  
美人即是  
春山  
此詩殆似講易  
易曰寂然不動  
感而通天下之  
故佛說雖廣大  
雖精細要不出  
於斯一語乃意  
涉易則似佛

姿  
霞封筑波嶺千里與江隣隱約双眉淡画簾遮美  
人

返照褪時嵐翠生波光殊向此間明寺鐘渡水曾  
無迹岸樹遮舟豈有情未免色中憎樹影何因空  
裏感鐘聲入心不似東流水曲折縈紆從地行  
頭驢可知矣向世曷追蠅愛水故來耳斷塵則未  
能文人門外漢沙鳥眼中朋幽獨江樓晚烹茶遲  
月昇

我以彼為門外漢彼亦必以我為門外漢顧不

止文人世亦措我於門外天亦措我於門外所以半世流落不得安居然不為門外漢則何以得縱情于山水天蓋陽外之而陰內之賜亦多哉獨所恨者學不能升堂終老於門外是可嘆也

江天欲曙冷烟披認得行舟取次移西岸已明東岸暗一竿紅影射窻時

天堂則明地獄則暗人心即暗道心即明佛家六道之說究之不出於儒所謂人道二心之外客去闌干獨枕肱江天欲晚水光凝南來北往舟

交過恰照風前走馬燈

入畫翁何省柳陰垂釣綸想他也認我呼作畫中人

一架吟樓枕墨陀黃頭郎自雨中過雨於渠惡於儂好叢笠衝烟趣更多

傍水此移居市塵喜稍踈東隣得知友鷺氏字春鋤

午睡回時日未收一江風物伴閑愁箇中愛那殊成趣岸上行人水上舟

孟子曰由仁義而行非行仁義也是死活之辨

清渚  
猿猴笑尻呵呵

春  
太平世人同在  
畫中

錦  
側隱之仁之端也

清  
靜中含動虛中  
生實周子太極  
圖說演義  
文  
國家將興必有  
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江鳴  
雨來君子所以  
起於機

喻死物不能成趣老莊破仁義亦欲使之復陽  
也後說仁義畢竟死物何用乎世  
寒雨江天暗扁舟逐水濱漁蓑何等苦忍說畫中  
人

雖貧未餓曷怨天泛宅障風笑宿緣痴僻剔燈繡  
古典萍痕從水送流年買山錢悟生難得易米文  
知死怎傳近與鳧鷖相見慣塵機不動釣壇邊  
月光沈處曉光清靄脚糊途天未明棲鳥驚飛人  
不見東灣只聽喚舟聲  
風滄夜將半天翳怪雲堆火閃知舟走江鳴報雨

來

簾前棲鳥起岸暗水光浮側卧吹烟處曉帆上枕  
頭

少時嫖妓側卧吹烟候履聲上枕今而憶之嘆  
老少大異情境同一喫烟也昔則喫之於無聊  
今則喫之於得意無聊之喫安知其味得意之  
喫極知其味於學亦然稍知之則老矣少壯不  
努奈老何噫

年華流水逝身世小舟浮非是青雲客不嘆白髮  
秋此翁誇老健何筆賦窮愁斗米勞趨拜孰如占

清  
結末二句吐  
通人豈欲使  
輦羞死乎若  
亦忍人哉

江頭南詠

春  
百尺竿頭進一  
步

浦鷗

晴風戰綠荻蘆洲霓彩跨江雨正收數點行帆抹  
岸角岸頭人踏過帆頭  
樓禽聲聒夢初回風拂闌干曉靄開只訝人從水  
面過權郎守筏下流來

筏師追曉下江流兩岸晴風烟漸收休說禪家打  
大話達磨真箇駕蘆浮

孔子欲浮海而嘆無材達磨則不嘆也是佛所以  
勝儒佛勝儒而愚信佛愚信佛而儒終勝佛  
遊船歸盡渡船浮暮靄侵簾未放鈎痴呆誰知此

錦  
思無邪

清  
吁汝靜軒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  
哉

文  
不如鳥者所以  
過俗儒以予觀  
夫子賢堯舜者  
遠矣

時妙寒鴉點著泊檣頭

鷺鷥洲渚際潔白不容塵清影取葭掩應憐浮宅  
人

不看行舟過但聞宿鳥呼水高天欲晚漁火出菰  
蒲

古人水喻性指波擬其情性果與水似情亦胡不  
清清濁原一水動靜兩儀生有無孰測得論之言  
徒長紛紛儒也佛究竟枉費精孝弟而已美性何  
必明之見性與盡性均是摸象盲妙理口難說法  
語有聖經姑玩目前水吟哦了我營

春人但知船走慾  
海而不知身坐  
慾海登彼岸者  
世有幾矣

錦 先生嘗言孔子止曰性相近至子思主說  
性遂為後學窮理之祖我為孔門嘆之當時弟  
子以為過論今及聞西學斥日月為世思等之  
說始悟其言非過激如日食先聖豈不知月食  
之猶且鼓於朝幣於社而記策唯言食之蓋慎  
言而存教也以日為畏或然猶有害於教矣民  
不畏天日漸將至於無君無父我甚恐窮理之  
害滅人倫

江天風正快帆影相峙多就裏舸飛似知望慾海  
過

清業已從風大小  
未能忘浪高低  
昏迷執著我甚  
耻於子温

文道者不可須臾  
離  
春梅子止渴画餅  
亦勝不眼

太空轉眼雲烟變巨浸畏州今古齊蘆影從搖風  
大小鷗聲不問浪高低窮通於我豈容貳貧富歸  
天曷執迷濯足江濱忍捋腹飢寒說命曉妻啼  
既感既信命不足說也欲說命以服未信之人  
難哉故曰聲色以化民末也不能服妻惡能服  
人妻感之入信之而天下不服者未之有也刑  
寡妻御邦家信矣

常面墨多水時登待乳山登山水從至臨水與山  
閑  
我無大道以生財講舌支飢抑拙哉画餅堪嗤徒

春以平且之氣觀  
平且之花這心  
即聖人即如來  
錦聞荆公愛水中  
花句云紅影移  
魚舫惜哉不使  
坐斯樓

飽眼米船逐次上欄來

曉起江樓簾上鉤回潮吹雪沒蘆洲濕煙未斂三

更雨漁火猶明數點舟淡墨誰成半渚画澄潭孰

與岳陽秋拈毫只覺吟懷好不作先賢非上悲

試揭湘簾憑曲欄不看遊舫過前灣模糊始識淡

粧好花隔水烟江雨寒

春眠喚醒倚窗紗水鳥聲中婢報茶旭日未升船

未走閑看倒影一堤花

水樓夢覺聳吟肩月落長堤曉爽然想像花陰滴

濃露茶棚未看箇揚烟

霞抹遙山風力和滿堤花影浸平波衰絲豪竹紛  
如沸春正深時舫正多

清 鏹倉盛時江鳴金澤亦如此否當年莫詩  
人記之其世態事狀在今則茫不可識居士昔  
日戲著於是乎不為無用也既往不諫來者可  
追作詩鳴盛文人所以酬太平之恩也與偏執  
學派高論性理者大徑庭

江天催晚色相逐画船移帘影餘殘照絲聲帶艷  
思花昏木母寺月上水神祠渡口極喧聒人堆舟  
欲危

文無奇拔花時  
實錄百為後  
足徵今日



清  
高作并字予換  
勇字以為一字  
千金不知和尚  
可否

多少遊人排不開花如好女水如醅此間何等殺  
風景武弁捲塵鞭馬來

蓬頭突鬢不失武風於太平中是可貴也但聞  
武人多無學我恐其臨事無謀夫為國致命非  
客氣所能也武人而有文謂之真武人然則文  
人果致命乎曰我未之知也後之文人大約局  
於章句囿於詩賦志行則舍焉嗚呼詩如李杜  
文如韓柳抑有何用況其不及之遠我願使二  
人為真武真文

木母寺中梅子墻賽人蟻若趁黃昏死時不屬花

時節香火何如得此繁

薄命傷君斃水濱柳眉猶蹙古墳春拈香洒淚人  
休笑前世安知非我身

客曰雖造物之手莫不為然變玉人為老禿驢  
殊不倫居士應之曰是昔紅顏美少年

都人行樂日居士眺望時風快帆帆出花飛蝶蝶  
追草痕經雨綠詩思遇春痴舫散禽將泊支頤忘  
晚飢

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故詩之失愚信笑人而  
不痴焉得作詩痴而能詩能詩而詩人則詩人

清  
一氣呵成如珠  
走盤

春  
這般景致這般  
開想岳神亦

即愚人己予豈敢曰能詩然天賦愚痴亦不得  
不作詩也顧夫痴人遇亂世安得作詩以散其  
痴今日痴人幸遇治世宜作詩以散痴矣痴人  
亦太平之望子世人請莫輕侮痴人  
櫻花無不發芳氣水東西早恐三更雨江雲帶熟  
低

禪板報齋長命寺春風吹醉小梅村桃花水漲柳  
枝浸鴨嘴船衝鷗羽翻霞淡遠山梳翠髻草芳浪  
蝶惹迷魂踏青兒女紛連袂無客不携一斗樽  
堤上風香春欲闌嬌櫻交影簇晴灘無人不叫最

引頭垂澗

文  
始供先生之膳

錦  
可謂清福何恨  
無錢

奇絕雪照花梢富岳寒

雨後江頭春過半彼都人士逐芳薰陣風捲雪花  
狼藉櫻餅招帘飄上雲

花飛無復画船過烟罩長堤兩一簑漁網看他數  
數舉鱸殘魚向晚春多

江上春將晚波驚岸岸風呼為釣雪艇漁叟落花  
中

春光與水逝新樹映軒青水畫極清寂鶯聲隔水  
聽

凡物之聲大抵隔聽為好讀書木魚琴瑟等聲

最為然矣。鳩喚雨於林中，雁警霜於月邊，棊聲隔竹，雪聲隔窗，皆可愛也。山行伐木聲，溪行水車聲，並宜遠聽。遊舫之笙，漁浦之笛，遠而自有韻。寺鐘城鼓，遠亦不無趣。如蛙聲近枕，不堪喧聒而隔則可聽。大聲本惡於聽，隔林則趣略。等水車且其報有村山行中，使人生喜意是亦可愛。聽也。馬食蕩原有何趣。獨寒驛之泊，隔壁聞之大成趣矣。晁氏所謂小雨暗暗人不寐，卧聽羸馬齧殘蔬是也。鶯聲上耳近亦可愛。今隔水聽之，殊覺有趣而不能贈之於知友，特以為恨。

新陰滴綠，夏櫻清蘆，荻蒼然與岸平。得意逢人，輒誇說，秧雞昨夜試初聲。

長堤人影少，夏色入江隈。看向綠陰際，突如白鷺來。謝他潑倦眼，無乃作詩媒。句拙亦堪適，推敲拭硯埃。

後山詩話曰：予登多景樓，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眺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居士謂人同所見而異所言，優劣自見。為杜言可謂妙矣。予今同所見而所言遠不

清  
花謝綠庭、纔免  
喧聒新夏光景  
可想矣

及古人要不知不言之好也

日長眠易引破倦倚闌干春去柳灣暗烟疎茶竈  
寒唯見人垂釣無復艇過灘爽快在清夏雲容欲  
疊巒

竈寒而茶婆恨焉舫閑而柁工嘆焉嗟夫熱極  
生寒鬧極向閑不有今之寒焉得後之熱何恨  
嘆之或曰世有終身寒閑者何如曰寒中閑樂  
地熱裏挾苦境天道無偏人安乎所遇寒亦可  
樂熱亦可樂詩往往揭示樂只字宜省焉但以  
詩說於茶婆柁工必掩耳走矣不如託佛者使

錦

梁伯鸞不因  
熱想一生不  
買舫乘涼飲  
快活徹曉蓋  
伏中苦矮屋  
熱

文

昏夜乞哀人等  
繞偷一夕之閑  
宜矣醒醉達旦

念往生安樂字也

画舫搖涼競泝津羽觴飛月興應新猜拳徹曉聲  
將噉知是晝間趨熱人

午陽如火藝青空通透水窓灣樹風財主叫涼蒿  
客熱兩般人等一船中

人不吃則飢不著則寒不得不吃著則不得不  
營運矣人之於身豈不累乎况身外畜巨萬之  
財住厦屋備珍具帶万絲嘗百味其累更已甚  
營運心算何如哉安得不逐時節少出豁予乃  
不憐蒿客而憐財主

清樓與下流隔流  
星烟火不得着  
是似可恨雖然  
若使樓四顧軒  
矣則每夕索酒  
憤悶甚矣我恐  
居士將得消渴  
病不若聞人喝  
采以慰岑寂也  
樓之相闕予為  
君賀

春  
想地得金喜可

清  
不為飛蛾者世  
間幾人幸矣其  
不拚命也

午熱初消夜二更薰葭仆影水風輕下流知是放  
烟火猛聽舟中唱采聲

都人載酒逐涼颼撒醉照豪撐碧漪背露船窗紅  
拂妓影臨水鏡雪衣兒曾無塵熱侵茅葦只有歌  
聲出柳枝日落晚風殊爽絕此間早已占秋思  
坐遲月光上暗潮拍釣壇紅燈風撲滅螢火墜闌  
干

江風蕭颯報新秋愛此清涼獨倚樓底事飛蛾還  
逐熱去來拚命掠燈毬  
不為飛蛾則伯鸞已伯鸞竟有何用曰孤竹餘

風亦使人興起乎千載之下用亦大矣但揭熱  
驅蛾是亦大用使天下之人盡為伯鸞惡乎得  
江波碎月夜潮回前灣秋色入悲哉枕上愛聽人  
定後櫓聲去處雁聲來

寒暑去來生死消息天地間無有一刻間斷而  
人得百歲之生希矣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何汲汲乎富貴何汲汲乎名利生固宜樂也死  
亦宜樂也死生於我二而一一而二聞佛家以  
死為一大事是可疑也死一大事則生亦一大  
事意佛必有說焉

清  
婦娥有意我恐  
其冷沁肌不如  
吉原温柔鄉也

遊舟星散秋蘆風白露橫江夜已中竹肉誰人猶  
酌月金波樓在靜軒東

尺鷗笑鵬非也然不笑何安其地金波樓上人  
得金波樓上之逍遙而靜軒樓中人得靜軒樓  
中之逍遙雖有大小之異其所以逍遙者一也  
大小樂命而天下太平孰斥莊周為虛誕

坐月酌江樓清光滿蓼洲嫦娥如有意那問吉原  
秋

金龍山畔秋初冷今戶橋邊月欲沈知向蘆原賞  
燈火快船半夜走江心

風自前灣送晚鐘暗潮奪渚水烟濃寸分貪看銀  
盤湧不省金波走文龍

清世有見小利而失大事者何其愚也子温  
賣戲著蒙謹禁錮終身無類於此乎雖然使子  
温成官我恐未能以文字聞于世必如今也則  
亦復棄寸成丈者矣所言不負所行

浮月波痕漾映水月光明扁舟載酒去自水月中  
行樹影添藻影風聲起蘆聲還停投月手復傾洗  
水觥接水知秋冷吞月覺腸清月蓬疑雪重水簾  
捲風輕雲涵水千頃露濕月三更誰知此時興水

江頭百詠

錦  
僧肚實、鬼何飢、  
吾輩免菜色者、  
以世飽太平也

文  
書間淨錢、夜間  
穢錢、真俗不二

清  
殷受於夏、周受  
於殷、所不辭也、  
取與不取、在義  
不義耳、江上清  
風、山間明月、飽

取之、何廉之傷、  
唯恐多取之、感  
冒涼氣、陰陽失  
和

春  
道在、人間俯仰  
皆有焉、詩云、與  
爾出王、又云、無  
謂高高在上、即  
是

月快我情誠知樂事極而衰意從生水色自慘憺  
江天月亦傾人世水恰逝事焉得月盈痛飲宜遣  
思不妨困宿醒

鏡鼓嗶然修好事蘭盆船揭佛名燈不知餓鬼露  
唇否爭釀香錢飽梵僧

爽絕江天淨金波弄玉蟾清風取不盡多取恐傷  
廉

風生於天地間豈與貨財異之多取之傷廉必  
矣古人言風月無主不思之甚也其生万物天  
不為之主何不為之父何一勺水亦主之物也

一拳石亦父之林也焉妄取焉

漁舟ノ、影西東白葦黃茅画軸中忽地何人加  
點筆一繩寒雁下秋空

爽颼透骨滌塵襟細酌低吟坐夜深江月江風清  
如此莫論價值著黃金

秋爽天如水風簾露氣多江頭月上處俯仰見銀  
河

江心月湧浪如銀旋看綠雲遮桂輪波影乍明還  
乍暗無心雲惱有情人

除慾滅惱儒佛以為教而人若除此泥塑木偶

清意之適平值千金雖有買者不欲售也東坡但取春宵博千金何其廉也

不如無生也予乃謂惱慾也者人間大用人而無之詩亦不能為也然則儒佛非與曰無慾之慾無惱之惱蓋教之所主豈非也但思鄙人吾輩惡得造其地我且以惱慾為第一義而性之拙猶不能為用纔以斯文老焉可歎哉

風露凄然夜欲殘江天如水月團團千金一刻秋尤在賽過春宵花影寒  
雲斷清空月色新長江風細浪鱗鱗輕舟寄醉夜將半棹月樓前棹月人  
秋意方深綾瀨天水光如練露光妍凄然咽月渾

如沸萬種蛩聲萃一船

月上闌干儘快涼風敲檐佩木犀香姮娥今夜殊  
清朗圓頂干予也有光

雲霧無遮則日月有光干戈不動則國家有光  
聖人有德輝如來有毫光黃金發光白刃閃光  
腐木光澄水光是略光之常者不思居士頭亦  
生光瑩以尻光予以頭光細哉光

却喜種花無尺地鋤犁不復費清閑勃如興動牙  
船往直向前堤觀菊還

江頭秋欲深露氣襲衣襟知月已離水看雲方鏤

文直亂江渡錢半  
緡少斜則一緡  
緡合歸航約費  
三索錢予甚恐  
先生興數動而  
欠房錢



金蒲帆收晚影，漁笛送悲音。或訝潛龍出蘆間，試一吟。

秋葉與名稱，社中楓作家。霜紅白別色，誰道好於花。

漁艇帆寒落暮天，蘆洲花白入殘年。江邊近日絲聲少，擣月村砧隔水烟。

万里初寒富峰雪，一川欲晚墨陀秋。霜楓染葉多，包寺雲鴈渡江不待舟。既遇風光成画幅，宜依酒

力下詩鈞。長堤蕭索稀人影，爭奈花時得此幽。世字酒或曰掃愁帚，或曰釣詩鈞。而居士不知

春  
靜軒此時不讓  
金波樓故舊一  
來使先生吐氣

愁則飲之何掃不能詩則飲之何益且飲劬顰  
覽者必走

寒江風度自淒兮，蘆荻萎霜洲渚低。半夜幽清何限味，樓頭夢醒水禽啼。

故舊來過雪霽初，瓊林隔水映窓疏。一盤紅齋樽堪倒，即是寒江獨釣魚。

數枝折取暗香新，一葉歸舟擁美人。茫茫煙波天欲晚，孰如范老五湖春。

皎潔相逢月射眸，銀堤玉樹雪晴秋。櫓聲送响沙禽起，或過門前訪戴舟。

清  
擁火對景比棹  
艇人寒煖勞逸  
何如共懶人得  
所天恩可謝

文  
先生看前既費  
三百錢擁火不  
出尤妙

或訝月侵牖恰聞蠶食桑天閱銀世界人出黑甜  
鄉唯水繞餘碧無林不帶光早看人賞雪簑笠掉  
輕航  
同雲釀雪沒斜暉早已珠璣唾褐衣憶起江頭春  
晚日風輕撩亂柳花飛  
踈蓬繫淺水岸樹鎖黃雲一夜江天雪清寒十二  
分  
天過至日自和温昨夜晴霜特地繁雅客問梅先  
我舌渡頭喚艇檢鞋痕  
新梅莊裏月昏黑匝地寒香吹透肌枯木身今無

錦  
六百錢於是乎  
亡

錦  
蘇氏讀漢書酒  
為下物已不聞  
煮魚先生而然  
無太泰乎

煖氣獨逢踈影動吟思  
香風梅發後小霰雪來初渡絕知舟凍江寒遇歲  
除只憐窓紙白從喜俗塵踈下物濁醪熟手自煮  
豚魚  
都下食豚魚隆冬為時而據梅氏詩則漢土以  
晚春賞之謂是因地方之異耳偶讀石林詩話  
曰歐陽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  
飛楊花破題二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  
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  
於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直

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  
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  
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毒故惡之而  
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  
春深其類稍流入干江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  
西事也云然則浙人食之與我江都不甚異時  
也但以其有毒富人大家戒不食如其食之亦  
應一尾千錢不與彼異幸矣我窮措大以直賤  
得上牙予少年甚嗜之今則戒不食因奉誠普  
天下後生豚魚古來傳有毒雖不必然豈以口

腹之故試諸父母之遺體與不可不畏而戒也  
快風霖雨後潮頭一等高童穉猛報道漁網躍銀

刀

風物江邊不復古妓衣濺浪撐柔櫓京官今若問  
禽名必被傍人喚僮父

江戶丁男相罵以僮父混堂中例稱僮父互謝  
短是固可笑也田舍人嘗謂予曰觀江戶人幼  
必伶懶及長漸愚予甚以為然矣居士幸生江  
戶而不受僮父罵不幸生江戶而漸愚遂老嗚  
呼

春  
所謂都鳥者鷗  
鳥種類少異樣  
已學者往往徒  
費說

春陸呼喚水呼船  
夜呼按摩曉呼  
河漏太平之澤  
可不仰與

文巧斧削聖不足  
誇也

文銀鱸雖貴割烹  
係九店不足羨

也藜羹雖賤出  
乎駐春掉月等  
調理而不羨者  
我不信矣

錦楊柳殊與女像  
宜和尚携魚籃  
則不雅

錦欲画未画趣在  
其中

當時爭戰進戎行，兵為此江多被妨。平世恩波今  
溢岸，船家看客即呼航。

汀蕙藏鷺羽，灣柳映簾旌。潮落木龍出，風過鉄馬  
驚。得詩閑夢覺，入画釣舟橫。尾鳴火將燼，喫烟坐

晚晴

渠頭際晚舟如織，伊軋波驚櫓似梭。又歛又張交  
相避，間容毛髮不曾磨。

欲逐風塵不自由，稅居且此倚江流。羊裘時執釣  
竿立，占断牛頭廟畔秋。

泛宅老江湖，權門懶拜趨。藜羹供晚酌，不敢羨銀

鱸

尖塔抽空淺草寺，長虹跨水大川橋。嘗聞尊像罹

漁網，即見曙光潑夜潮。一道長流隣淨域，千年香

火爇層霄倩兮安，識非分影楊柳枝。樹現阿高，

按隋園集曰：胡應麟筆叢玉弁洲觀音本紀，皆  
言古者觀音像無婦人之形。云慕容垂所遇張

興妻玉球所夢，皆沙門也。獨南宋甄友龍觀音  
像題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至宋元始為女像。

畫靜坐閑愁，無人喚渡舟。拈毫試欲画，白鷺立蘆

文  
先生不能結字  
况画不試可也

洲

螢雪叢話曰徽宗政和中建設画學用大學法  
補試四方画工以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  
邊賣酒家人皆以可形容無不向酒家上著工  
夫惟一善画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  
而已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  
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画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  
飛逐馬後而已果皆中魁選居士思有這工夫  
画師可稱有此工夫作家可稱徒摸形徒詠像  
並俗墨耳

懶向人間論是非江居喜與市城違一升沽酒錢  
猶在百首裁詩肉却肥沙鳥風帆供畫本柳烟蘆  
雨忘塵機幾回曉起推窗候雲礙朝暎無則希  
客曰買酒餘錢裁詩不瘦是未甚窮也詩所以  
拙予應之曰古人言詩能窮人歐陽氏駁之云  
詩非窮人待窮者而後工耳張氏更論之云鴟  
梟之詩周公所作也洞酌之詩召公所作也吉  
甫作頌穆如清風何詩能窮人又何必待窮者  
而後工耶意者詩文巧拙出於天賦豈窮達所  
與詩窮人因詩瘦並痴語二氏論之未免痴也

清直華之趣詩人  
讀之必笑然亦  
非今詩人所得  
作也

雖然我今我得此詩出乎窮厄不安所以則謂窮  
能<sub>レ</sub>使<sub>レ</sub>詩亦可<sub>レ</sub>客笑去<sub>レ</sub>

太極剖判天一生水自虛之實推理則理但於人  
事何必數此可法其逝可準其底最可取者易水  
地比九疇說水畢竟枝指親比之愛始於父子博  
之即仁恩及虫蟻万里運漕唯水是恃旬日欠之  
人類向死載舟覆舟險過於此善惡相須惡不無  
矣可知陰惡交成陽美水我水我且味其旨可行  
而行可止而止私心不容柔而就庫五行推窮曷  
足議擬水乎我愛其與道似

錦一面遮日一面  
受風童子可謂  
有才略矣但恐  
一且失脫連傘  
為鳥有

文先生醉唱山田  
曲殆似和尚念  
縫然和者少則  
稱陽春亦可

漁艇歸來蘆荻際江雲收雨日西啣蓑衣掛曝竿  
頭上權受晴風當片帆  
一派長流來自空小舸輕艇碧波中童兒得意坐  
船首晴傘擬帆張順風  
浮槎四五丈棹客二三叢似艇而非者比舟風致  
多  
花木映窓山遠遠帆舟上机水沄沄休嗤盆卉置  
無地把許墨陀充小園  
衰頽比似荻蘆萎流徙東西艇不維無用存身吃  
死飯有緣惠石築生碑未知異日葬魚腹但悔當

年觸虎鬚罷釣歸來呼碗酒醉吟擁鼻被兒嗤  
駭餘叢考曰司空圖作生壙每春秋佳日邀賓  
友遊咏其上事見唐書然不自司空圖始也後  
漢書趙岐傳岐自為春秋藏圖季札子產晏嬰  
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画其像居主位皆為贊頌  
此生壙之始也唐書姚最自作壽藏於万安山  
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盧照隣預為墓區  
云皆在司空之先今茲予亦作生壙因得此句  
則因贅此誌焉

靜軒居士壽碣誌

適來者夫子時也適去者夫子順也其去未可知  
其來莫非有事也事之成者必有功於家於國於  
世而大則可廟小則可誌物亦有用于人而後銘  
人而無用奚誌焉靜軒居士老矣漸將去乎順友  
人松本子邦謂之曰子貧困如此顧百歲之後敝  
帷或不給况碑碣乎今賻以一石宜預自誌居士  
拜曰交義之厚死有餘感但得罪於國而不孝於  
家何誌之為曰罪與不孝子之變也誌於不可誌  
亦復變耳以變處變曷不可曰敬奉教矣乃誌曰  
居士以寬政八年生于江戶育外家河合氏幼怙

時見背既長不謹放縱家道頓寒始改志讀書稍  
覺有所會遂遊四方文政年間歸江戶投舊主上  
書書入不報慨然謂今儒雖賤挾書送生庶幾不  
辱先人褐衣以終亦不負舊君也乃僦宅下帷從  
遊稍集及天保八年以戲著嬰憲不得復以儒立  
於世於是髡髮毀形不儒不佛遂為無用之人流  
移局促席不得煖今且死然未死不知他年將轉  
何地溝壑也且樹此存之于江戶家譜曰祖廣瀨  
長門守諱義本係新田左中將五世孫長門君正  
長三年入三井寺而終焉其子諱義行東下屬佐

竹氏改氏寺門世住水戶云父諱勝春母田中氏  
生母河合氏居士名良字子温作文時年五十有  
四嘉永二年也

居士友志摩小濱大海書誌後曰子温以戲著  
得謗因以被罪蓋治長縲紲於子温無傷也昔  
者崔浩作史被殺韓愈上表被竄文字引禍名  
賢猶有子温雖踏禍機止銅仕途免後與竄亦  
聖代寬典在子温則當感戴恩惠之深而已矣  
亦何恨焉但其誌子温自撰則其美事卓行皆  
隱而不言蓋嫌其涉矜伐也以大海所見子温



竒士也義士也清白寡欲之人也蓋其先人有  
二子沒時長者承家而子溫尚幼以別業附子  
溫母以養子溫子溫長母氏沒而其嗣父為仕  
者有故去邦子溫悼其宗絕而伯兄淪落難立  
慨然賣其業所得之金盡獻諸兄以為衣食之  
資而已則一錢無私恃以一双繡緹刀剝落垢  
弊者隨身而已子立孤苦人之所不能堪而子  
溫則能處此點無恨色嗚呼世之以利為心者  
錙銖不慚則骨肉仇視况其他乎使其見子溫  
所為則不羞死者幾希矣子溫始從田口氏學

後寄食山本綠陰氏學作詩遂入寬永寺讀史  
書其間與故齋藤陶臯石井繩齋芳川波山中  
村橘園及予大海輩締交諸子皆長於子溫若  
千年而詩酒之會議論紛錯排闥古今子溫不  
在皆不樂蓋其天資穎敏而謙虛慤實自有使  
人傾寫者焉後予就仕於國而子溫下帷於都  
下名聲稍著陶臯之沒其父老而無所依子溫  
養之終身其與朋友交而有終始他亦多類此  
者矣予之再東也陶臯橘園已沒而繩齋波山  
亦皆相續物故于其藩獨予與子溫未就木耳

予長於子溫有間則先子溫去者必矣予不能誌於子溫而子溫誌於予者亦可預知矣雖然誌於子溫者外予其誰也宜及今誌之而子溫既已自作則予任幸得解矣乃取其遺於誌者錄以附後

一過之江流自此是南排子海風帆以戲  
雨蓬懶回長堤帶林雲樹態悠悠  
抽芦沙禽送聲江之西南之角岳戴雪  
於天筑峯吐霞於空是為墨山水了  
勝藥而吾靜軒先生居焉乃四時變景  
朝夕異觀先生玩之以樂抑可美也予  
客歲訪其居而覽其詩吟詠數四真  
為玩風帆雨蓬雲樹沙禽之想蓋於

我昔西海，亦曾小為師。...

端

010190526211

歸今也刻成予謂不出戶而致墨水之精  
斯公偏足矣何復羨其居哉乃吾而跋

洞翁 福地萬文并書

